双流鏖战

■何　唱　章熙建

新时代之歌

“咔嚓！”闪电如长龙刺破苍穹，停息片刻的暴雨再次瓢泼而下，如织的雨线宛若水鞭，一阵阵抽打着大地。

这是2018年6月27日午后，成都市郊双流县黄田坝镇，大雨如注让空旷平整的基地陷于汪洋。杨天金顶着闪电暴雨光脚奔回车，透过车窗注视深陷泥泞中的迷彩鞋。那一瞬间，六百昼夜的双流鏖战骤然浮现眼前。

作为原成都军区司令部直工部副部长，杨天金于编制体制调整改革中被分流到军区善后办。2016年10月，受命履行企事业管理局副局长职责的杨天金，接到牵头关停双流农副业生产基地有偿服务项目的紧急任务。尽管知道杨天金已临近退休，善后办领导仍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对他说：“双流一战非你莫属，此役不胜，莫谈卸甲！”

军人本就为战而生，杨天金以军礼回应命令。其实，自2016年2月以来，善后办党委周密部署，强力推进停偿工作。停偿小分队已转战四省市的300多个点位，推进3650多个有偿服务项目关停。而双流农副业生产基地项目，则是刚转隶移交善后办的一项艰巨任务。受领任务当天，杨天金就赶到双流农副业生产基地，始料未及的一幕触目惊心：

占地489亩的生产基地上，危房与工棚犬牙交错，裸露电线乱如蛛网；生产垃圾随处倾倒，污水无序排放；盗用品牌制假造劣，通过不法渠道牟取暴利。

暮霭渐沉，残阳如血。善后办首长的命令如重锤敲击着杨天金的耳膜：双流租赁项目已衍变成藏污纳垢之地，必须坚决铲除这个毒瘤！面色凝重的杨天金猛然一掌拍在高工胡顺忠肩膀上，斩钉截铁地说出句狠话：“受领任务无异于接管阵地，赴汤蹈火也要拿下守住！”

基地毗邻双流机场，周边驻军部队密集。早在军区司令部当助理员时，杨天金曾来副食品基地参加生产劳动，鲜嫩丰富的蔬菜蛋肉，让官兵惬意地享受勤劳的收获。孰料，有偿服务悄然侵入后，承租人招揽驻地周边的失地农民，融集他们赖以生存的失地补偿金搭建厂房，再转包给40多家小型企业，如此辗转易手，终令单纯租赁关系因利益纠葛而变得扑朔迷离。关停基地租赁项目可谓牵一发动全身，一棋不慎势必招致满盘乱局。

粗线条梳理脉络后，杨天金和高工胡顺忠深入现场摸排底数。承租人早已闻风避走他乡，代理人敷衍搪塞，刚扯出话题，租赁户和农民工就蜂拥而上、鸣冤叫屈。杨天金不露底牌以静制动，只说是例行盘点安全检查，言罢即甩开纠缠，径入厂区纵深勘查。未料刚踏入第三片厂区，一个意外发现令他骤然失色：厂房背后竟藏匿着一个占地50亩的水塘。

杨天金猝然惊愕，并非基地图纸未标注水塘，而是这个位置东侧紧挨着空军某部营区。未砌筑防护堤坝的水塘东岸距围墙不足两米，沿口遭水浸雨刷崩塌的痕迹犹在。碧波荡漾的水塘似乎泛出些许诗意野趣，但凭一双营房建筑战线摸爬滚打练就的慧眼，杨天金瞬刻看出巨大隐患。

杨天金原本是营房建设与管理科班出身，曾在新疆边防和原成都军区参与主持多项重大工程建设。2008年汶川地震，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兵种训练基地，受强震波及几乎损毁殆尽。时任直工部副部长的杨天金，临危受命督导训练基地灾后重建，带领16支工程队4000人的队伍昼夜轮班连续作战。占地2800亩、新建改造10.3万平方米的庞大工程，仅用时8个月就如期竣工，且以全军现代营房暨灾后重建现场会的形式完成验收，交付部队投入训练。

杨天金登上塘边的小舢板，让胡顺忠划到水塘东侧，仔细查看沙石堤岸崩塌的痕迹，又用细绳绑上砖块扣上浮标，垂放至水塘中央和四角测量水深。上岸后即找来几个转租户盘问核对，终于掌握大致眉目。

一马平川的双流原野位于岷江冲积平原，土厚数尺下即是厚厚的沙砾层。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沙石材料需求激增，承租人正是瞅准商机私下雇请队伍，以修建垂钓中心为幌子掘地挖沙售卖。承租人半年时间牟利2000余万元，基地却留下这个深达22米的深坑。而未砌筑防护堤坝的结果，是数十万立方米的积水以每年约1米的速度吞噬岸基，将围墙外的部队营区陷于岌岌可危的险境。

始料不及的险情，让杨天金以静制动、稳扎稳打的策略霎时被颠覆。回到机关后，杨天金连夜联系军队建筑设计院。翌晨，胡顺忠带结构总工徐昌明等6名专家赶赴现场，展开缜密规范的勘查计算。得出初步数据后，又借着风雨时机进行恶劣气候下的复勘，最后出具完整系统的勘查报告。

完成勘查论证程序后，杨天金立即跟随善后办领导，协调驻地双流区党委政府，联合督导消除隐患的工作。协调会上，承租方借回填耗资超百万元而百般抵赖推诿，杨天金拍案而起：“这岂止是一个鱼塘？实是坑国家、坑军队、坑人民的贪欲之坑。这个窟窿必须由始作俑者承担！”慑于危及军事设施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承租方终于承诺以两个月填平水坑。

回填施工确定在2017年3月15日至5月15日。四川盆地气候有特定规律，雨季相对集中于夏秋，冬春基本无汛情。但奉命督导的杨天金仍不敢心存丝毫懈怠，仔细审核承租方的协议方案后，又派胡顺忠到取土点采样送检，每个点位、逐个细节都如临战般细致严密。

转眼春节临近，原本约定举家回乡团聚的杨天金，却临时变卦独自留守成都，基地残留的水坑“尾巴”令他焦灼难安。回填施工的时段里，杨天金指派胡顺忠带两名战士轮班现场督查，并隔三岔五亲赴工地抽查，确保实时掌握回填进度和质量。孰料，2017年4月27日清晨，距回填完成期限尚余半月时，正在另一个停偿项目现场组织善后收尾的杨天金，突然接到胡顺忠电话：因国家环保检测，成都全境禁止渣土车上路。杨天金闻讯顿时心头一紧，赶紧边驱车直奔双流基地，边打电话约请建筑设计院高工带人前往勘察验收。两拨人马汇集基地后立即展开工作，勘测结果是回填工程完成70%，岸堤崩塌隐患基本排除。

填坑排险消除重大隐患，无疑给紧张繁杂的停偿进程增添意外插曲。但庞杂纷乱的基地项目仍如顽固碉堡横亘面前，尤其是军地联席推进会后，困守独撑的租赁户孤注一掷，将部队和双流区政府一并告上法庭，并索赔1.2亿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善后办党委果断决策，并指令杨天金会同区政府，将大量事实和确凿证据呈送司法机关，法院以最快速度依法裁定原告败诉，无条件中止协议并限时腾退。

平滑关停双流项目已不可能，善后办领导研究敲定3套预案，杨天金带胡顺忠连续数日频繁前出，协调驻地政府对接部署联动方案，沟通省市两级法院开设“绿色通道”，商请地方纪委约谈与租赁有牵扯的党员干部……紧锣密鼓完成铺垫部署后，2017年12月8日上午8时，地方9个行政执法部门同时出击，向45家租赁户发放执法文书，并依法对基地实施全境停水断电、封闭通道。3家独立承租户顶着压力率先响应，按规定时间节点签订协议腾退场地，但转租户知道部队停偿任务“后墙”临近，仍心怀侥幸，幻想以抱团拖延获取补偿。

攻克堡垒的关键时刻，停偿小分队昼夜坚守阵地，杨天金和胡顺忠白天登门入户，一家一本账盘算疏通；夜里寒意侵人，就裹着军大衣蜷缩在车里打个盹。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周后，抱团抵抗的转租户纷纷撤出租赁区。2018年1月19日，双流区政府投资305万元，突击拆除15万平方米杂乱厂房，并迅即平整场地拉设围挡。大功告成之际，杨天金犹惦记着填坑排险的“尾巴”，连续数日带领停偿小分队蹲守工地，指挥装载建筑废料彻底填满填实残留水坑，并覆盖1米厚的土层，让遭遇创伤的土地得以恢复原貌。

惊心动魄的双流基地停偿与排险终于尘埃落定。眺望近在咫尺的部队营区，杨天金仍心存余悸：倘若未打提前量或放松督查，隐患或许真能酿成灾难。

虽是隐隐后怕，未料竟忧患成真。时隔4个月后，一场80年未遇的特大汛情，给杨天金的果敢落下硕大惊叹号。2018年6月27日，特大洪灾袭击成都，倾盆暴雨伴随呼啸狂风，让成都地区仅仅两小时即沦为泽园，沿街成排环抱大树因雨水冲刷泥土流失而倒伏。午后时刻，豆大雨点弹击玻璃窗发出“乒乓”脆响，犹如急遽鼓点敲击着杨天金的心，他冲入雨幕驱车赶往基地……

时近黄昏，雨势再次悄然减弱。突然，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冲进基地，火急火燎赶来的高工胡顺忠刚跳下车，一双浸泡泥坑中的迷彩鞋就扑入眼帘。远处，浑身透湿的杨天金正俯身察看微有沉降的回填土层，身后灌满积水的蜿蜒足印，倒映天色，闪耀着奇异的亮光。

那一刻，胡顺忠眼眶溢满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这块宝贵军产资源不久将转隶移交，但杨天金那句誓言一如响雷在这位年轻高工耳畔回旋——“受领任务无异于接管阵地，赴汤蹈火也要拿下守住！”

我和我的祖国

梦萦罗布泊

■苏　纯

1977年8月1日上午10点，一声汽笛长鸣，我们从南京中华门车站出发，踏上了前往罗布泊的旅程。作为原南京军区防化混合营的一员，能够前往西北执行发射任务，我感到既光荣又激动。

刚开始，大家个个兴奋不已，有说有笑，又唱又跳。从江南到西北，火车穿越半个中国。尽管闷罐车条件很艰苦，炎热以及高原反应让人很疲倦，但途中的新奇风景，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提振着我们的精神。进入陕西，我看到了“骡马耕地黄土岗，小麦苞米当食粮；半面山梁小院墙，人背柳筐运输忙”；过了嘉峪关后，风沙增大，正如当地流传的“过了嘉峪关，眼泪流不干”；进入玉门市后，看到了“绿色草原阔无边，风吹草原似波涛”；进入哈密市，沙漠风情凸显出来。物理光学中的折射现象到处可见，远望前方水汪汪，走到跟前是沙漠，独特的沙漠景观非常奇妙。

8月7日晚10点半，我们结束了一周的火车旅程到达吐鲁番，接着换乘汽车，翻过天山，到达罗布泊我们的宿营地——东风村。

东风村处在戈壁沙漠中。天空湛蓝，万里无云，白天的气温达到40摄氏度，地表温度更是高达60摄氏度。空气相当干燥，风沙大，昼夜温差也很大，晚上睡觉要盖棉被。我们的生活用水是从几百公里以外拉进来的，有时几个人用一盆水洗脸，紧张时，每天只能洗一次，并将用过的水，经过过滤后再用。我们的伙食是清一色的罐头和咸菜，根本就没有新鲜蔬菜，基地给我们每人发了一瓶多种维生素糖丸。

在这艰苦的戈壁滩上，我们刻苦训练，做着适应性的准备。白天，太阳炙烤，我们穿着防毒衣，戴着防毒面具进行操作和训练，几个小时下来，每个人都能从防毒衣里倒出小半盆汗水。夜训时，一般都要训练到夜里两点多，气温降至零下，我们穿着单衣操作，有时冻得手都伸不直。因为温差大，生活艰苦，战士们普遍体质下降，感冒发烧很常见，我也因扁桃体发炎高烧几天，但没有人叫苦叫累，大家都咬着牙坚持训练。

9月14号下午5点钟左右，我们正在训练，突然从西北方向刮来了沙尘暴。瞬间，狂风呼啸，天昏地暗，人站不住，眼睛睁不开。我们赶忙趴在地上，并不停地摇晃着身体，不然沙子很快就会将人掩埋。十几分钟后，又下起了冰雹和大暴雨。半小时后，沙漠变成了海洋，车子的大半个轮子都浸泡在水里面。那一场沙漠奇观至今让我印象深刻。经过近40天的训练和准备，任务时间终于确定下来，在9月17日下午三时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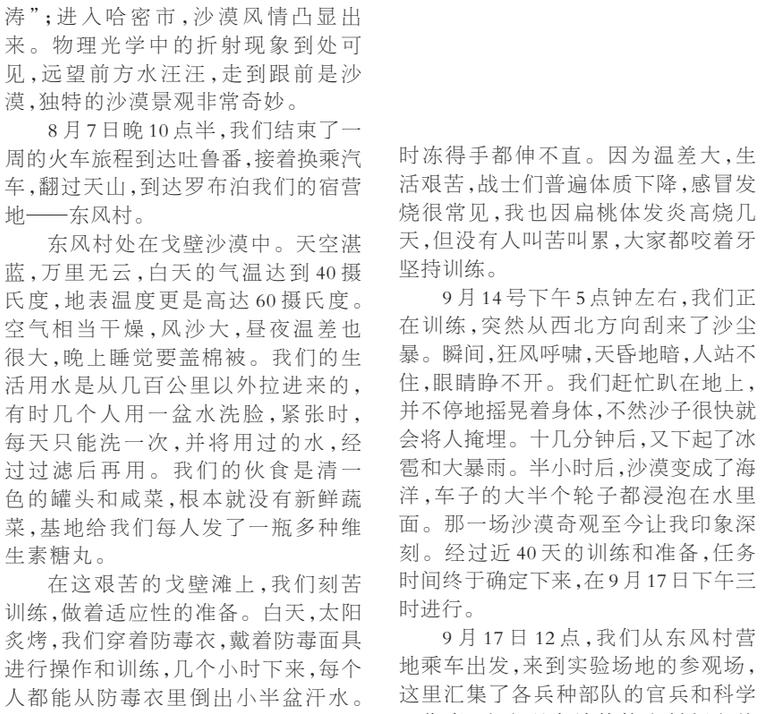
9月17日12点，我们从东风村营地乘车出发，来到实验场地的参观场，这里汇集了各兵种部队的官兵和科学工作者，大家兴奋地等待发射任务的开始。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现场一片肃静，空气紧张得似乎一触即发。播音员开始倒计时，55秒、50秒……透过特制的眼镜，我看到空中突然出现了耀眼的闪光。那一瞬间我脸上发热，接着眼前出现了火球，白色的浓烟翻滚，把火球围在中间，像一朵花在空中怒放，通红的火球像花心，白色的浓烟像花瓣般翻卷着。白色的浓烟越翻越大，火球不断地被淹没，地上的尘土被卷起上升，慢慢地连接上烟云。大约在闪光出现几十秒后，我们听到了雷鸣般的巨响。此时，场内欢声雷动，人们欢呼着、跳跃着。

原子弹爆炸5分钟后，防化侦察部队就迅速开往爆区收集相关试验数据，防化洗消部队快速进入指定位置，建立洗消站。我所在的班组是进行人员洗消。在规定位置，我的班组用了19分钟完成了洗消的所有准备工作，并刷新了当时的全军纪录。半个小时左右，第一梯队人员从爆区撤出进行洗消，我们在高温和太阳的暴晒下，穿着防尘服戴着防尘面具，连续操作近6个小时。当最后一批战友洗消完毕，我才感到头晕、恶心、口干舌苦，肌肉酸胀……此时，我多么想脱去面罩，躺在地上休息片刻，但是该地还有一定剂量的放射性辐射污染，我们只能整理器材，咬牙坚持，快速撤离现场。

9月26日，我们撤出试验场地，来到乌什塔拉，在基地防化团做短期休整。在这里，红山上的积雪流下的清泉，冲刷着我们近两个月积累下来的汗渍和污尘，使我们感到无比轻松和舒畅；新鲜的蔬菜、可口的家常饭菜，使我们的肠胃犹如干枯的禾苗获得了雨露的滋润；我们帮助当地老百姓收玉米，参观博斯腾湖，度过了一段充实愉快的时光。

1977年10月5日，我们满怀着顺利完成任务的激动心情，离开了罗布泊。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返回南京，写一封家书报平安。我们已有半年多时间未跟家里有书信来往，父母一定十分牵挂。由于保密原因，那段历史当时没有被宣传，我们也无法将那段艰苦而又光荣的经历向父母诉说，但那默默为国防建设作贡献的战斗岁月和情怀永远深深铭刻在青春的记忆里。40多年来，罗布泊一直是我心中的圣地，时时萦绕在我的梦中。



远山（彩墨画）

褚　雁作

长征

第4526期

文学作品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水调歌头

重走长征路

■韩志庆

久有寻根愿，
亲历长征险。
半生戎马倥偬，
今始得清闲。
追随红军足迹，
回溯历史风云，
翻越万重山。
封锁线前忆，
湘战动尘寰。

爬雪山，
过草地，
索桥寒。
回看火种几何，
未熄仅余千。
唯有信念坚强，
唯有弥艰意志，
铸就泣血篇。
不把初心忘，
精神世代传。

特技编队

■宁　明

我不是你的影子
却像影子一样与你形影不离
你俯冲，我紧随其后
你跃升
我就将机头高高仰起

我们的默契，不需要语言
甚至也无须打个手势
信任是生命中最高级别的契约
无法模仿，也不可仿真

冒着比高空杂技更高的风险
我伴你一起旋舞
每飞一套高难度动作
我们的机翼，都像焊接在了一起
间隔距离高度差，都分毫不差

只有当你下达“准备迎敌”的命令时
我才会果敢地与你分离
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掩护你
向着敌人猛烈开火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醉美故里枣花香

■白恒昌

在我工作的大院里，长着10多棵枣树。每到枣花盛开的季节，满院子都弥漫着枣花绵绵悠长的清香，如窖藏多年的老酒，醇厚绵柔甘洌。闻着这些熟悉的芳香，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在红枣树下度过的清纯时光，思绪也随之飘向了故乡。

我的故乡在冀中南平原一个不算大的村庄，是远近闻名的红枣之乡。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到处都生长着枣树。等到桃花、梨花等凋零谢幕后，枣树才从甜美的梦乡中醒来。米粒大小的花苞渐次绽放，在簌簌颤动、光影斑驳的嫩叶中间，释放着缠绵的爱意。徜徉在这样一片枣树林里，呼吸着带有枣花香的新鲜空气，吟诵着苏轼的“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好一派悠然淳朴的乡间风情！

枣花的幽香几乎充盈着我的整个童年、少年。自从大地开始奏响春的旋律，小孩子的心就收不住了，到处找寻着玩耍的乐趣，偌大的枣树林便成了最好的去处。

“忽忆故乡树，枣花色正新”。成群的昆虫在树叶间嗡嗡嘤嘤，或结茧或化蝶或翩翩起舞，演奏着初夏的交响乐曲；远方的鸟雀衔来枝条搭建一个个巢穴，偶尔鸣唱一曲、啾鸣几声，给树荫下斑驳的时光平添几多美妙。笑靥灿烂的枣花仰着头，分享着它们的幸福，也希冀飞到鸟虫们的翅膀上装饰一番，让世界更加亮丽。

每到这个时候，一些养蜂的人家就会相约而来。蜜蜂一旦安顿下来，就开始酿造最甘美的生活。成群结队地出出进进，在花叶之间忙碌地飞来飞去，尽情地采花酿蜜。这里的枣花蜜成色纯，甜味浓，养分大。每回蜂农割蜜时，整个村子都弥漫着一股甜香的清气，还有点鲜枣的味道。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和几个小伙伴经常野似的跑到村边的枣树林子里，或捡蘑菇拔野菜，或逮蚂蚱追蝴蝶，玩得不亦乐乎。有时还会爬到树上，用马尾丝自制一个套杆去逮树上的知了，或点燃一把捆在长杆上的干草用烟去熏树上的马蜂窝。我们还会将抓到的蚂蚱、知了、蜂蛹等拿回家去，让母亲过油一炒，也算是那个年代足以让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了。如果赶上蜂农揭箱割蜜，我们就会跑过来，好奇地看看蜂王长什么样子，还帮着打个下手；等蜂农忙完了还会给我们几块蜂巢蜜吃，那是最开心的时候。

后来，读过李硕、刘长卿、苏轼、张耒、王溥等名人雅士咏诵枣花的诗词歌赋，恍若穿越时空隧道，透过诗文，领略了远古枣乡的旖旎风光，回味故人先贤们的爱枣情怀，使我对枣花别样的韵味更添几分钟爱。尤其是曾任两代四朝宰相的宋代诗人王溥“枣花至小能成果，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的《咏牡丹》，把我对枣花的钟爱，由审美的情思升华为品格的赞赏。

的确，枣花娇小天真，从不哗众取宠，争香夺艳，也决不卑微唯诺。花事已过，它虽凋落却毫不悲伤，而是用汲取的营养悄悄地孕育着新的生命。转眼望去，枣树上便挂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灯笼。

七月十五红枣圈儿，八月十五晒枣干儿。秋天枣子次第成熟的时候，一片片枣树都缀满了红玛瑙，远远望去，绿叶配上红艳艳的大枣，绚丽多姿，煞是好看。每到枣子成熟的季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幼，全都出动，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长杆子、捡枣的菜篮子、装枣的粗布口袋，就开始打枣子了。大人们爬上树干，对着枣子敲打，枣子纷纷落下，就像下了一场枣子雨。我们这些孩子便会捂着脑袋高兴得又蹦又跳。打完了枣子，大点的孩子还会拿上一根带钩的杆子，钻进枣树林搜刮采摘后剩下的“漏网”之鱼，这叫遛枣。他们遛了一棵又一棵，直到树上看不见枣子的影子才肯罢休。

收回来的枣子，母亲总是会挑选一些没有虫子眼、果实饱满的鲜枣，冲净晾干后，沾上一点当地的高粱酒，装进一个个早先备好的坛子中，再用塑料布把坛口扎严实，搁到背阴的地方，这叫酒枣或醉枣。经过一个多月的发酵，枣子胀大饱满，颜色鲜红艳丽，味道清醇芬芳，口感甘甜酥脆。而那时，母亲总是等到快过年了才打开坛子的“包装”。至今想起那时的情景，嘴里还是要流口水的。这些枣子，除了自家留用一部分炮制点酒枣或晒成干枣以外，其余的大多卖掉，换成了钱。

那个年代，我的家乡还是红枣交易的集散之地、制作熏枣的基地。丰收年景，枣场都会堆成一座座红彤彤的枣山。从7月开场，快到立冬了，这里还是轻烟袅袅、人来车往，好一派热闹的景象。枣场每年都要招一些十里八乡的妇女和孩子，来分捡枣子。成年人一天挣一块钱，我们这些孩子一天给五毛钱，那也很高兴，一年上学所需的书本笔的钱就够用了。

时光荏苒，岁月的年轮不觉驶进上个世纪末，家乡的红枣树却成为了萦绕心中的遥远记忆。尽管童年时光掺杂了不少苦涩，但经过清香的枣花和漫长岁月的发酵，回甘的韵味越发醇厚，令人痴醉。

一片枣林，支撑起一个村子，守住一个思念。它们为房舍院落遮阴纳凉，也为农户增加了一笔养家糊口的收入，更为远方的游子植入了悠悠的乡愁。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2时45分　印完3时55分